

微信收费,工信部的越位和缺位

郝洪

今日论语

昨天,各大媒体几乎都刊登了工信部部长苗圩日前关于“微信收费”的看法——通信运营商维护网络的投资、运营,除了流量以外还应收费,“合情合理”。

这不是愚人节的笑话,据媒体报道,工信部的确在协调三大电信运营商与腾讯谈判,并将考虑运营商对微信额外收费的合理要求。尽管,工信部表示“总体站在用户的角度上考虑”,但一句“网络维护工作不易”却流露出对通信运营商极大的同情。

工信部同情运营商的理由,也正是运营商振振有词的收费理由——微信占用了更多的网络资源,理应收费。“这是符合市场经济的。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跑,不付过路过桥费?”电信专家如是说。

既然是市场经济,其纷争当由市场本身来解决。遗憾的是,运营商们一方面举着“市场经济”的牌子要求收费,另一方面,又急忙引入“政府干预”,试假政府之手,来给“收费”贴上所谓行政许可的“合理”标签。

从工信部积极介入协调的姿态来看,显然很乐意被运营商“借力”。在市场尚未充分自我调节之前,工信部过早表态难免政府“越位”之嫌。另一方面,在“微信收费”事件上,工信部还存在着“缺位”问题,即对运营商的垄断不作为,“越位”和“缺位”并存,将使得原本最该受保护的消费者,成为“微信收费”事件中的最大输家。

传统电信业务中一条短信70个汉字,140个字节,一千多个比特,收费0.1元。而数据业务中,一兆流量,相当于一百万个比特,收费不到一元钱。如果听任运营商的所谓“资源占用”说,未来要提高数据业务收费标准,按短信业务标准收费,一兆流量收费要100多元。事实上,传统业务和数据业务成本差不多。

而且,消费者还将不得不为垄断而导致的技术停滞买单。在微信之前,运营商们也有飞信、翼信等OTT业务,可惜技不如人,比不上

微信的创新信息服务和语音对话技术提升。如果运营商以管道垄断遏制微信发展,消费者将丧失技术进步带来的低廉便利的服务。

既然表态“总体站在用户的角度上考虑”,那么,在“微信收费”事件上,工信部应先角色定位再决定是否上场干预,无论“越位”或是“缺位”,都将不利于市场的建设与发展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苗圩部长表示,工信部鼓励竞争,也愿意将市场的交给市场。至于如何监管互联网公司

和传统电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,则要从保护用户的角度出发,做到一定的规范。我们理解,在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,激发市场活力上,政府不能“越位”;在保护消费者利益上,政府不能“缺位”。我们期待工信部在介入“微信收费”争端上的智慧。

新民随笔

居者

董纯蕾

在巴黎旅行的时候,曾被这样的风景深深吸引:当地地铁入住住宅密集区,列车紧挨着那些上了年纪的公寓宽大的窗口而过,你坐在车厢里清晰可见窗里:夜幕降临,万家灯火错落而起,这家的餐桌、烛台,那家的边柜、书桌,各有各的精致与优雅,仿佛一部生活美学纪录片。

读过一本名叫《左岸琴声》的书,作者“居住在巴黎一条狭窄的街上,附近坐落着一家小店,橱窗上印着‘迪弗吉钢琴铺;维护、零件’。”这家没有华丽外表的小琴铺,作者接送孩子上学的途中总要经过好几回,出于好奇有了第一次登门拜访……在这间家附近的小琴铺里,他找到了一架合适的钢琴,也找回了湮没在琐碎生活中、对音乐消逝的热情。

有一部获得过金球奖以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电影《茉莉与茉莉娅》,讲的是一个年届三十的普通女子茉莉,住在纽约皇后区一间破旧的公寓里,做着一份乏善可陈的秘书工作,快要被单调、机械的生活憋得喘不过气来。为了打破沉闷的现状,她开始了一项名为“茉莉与茉莉娅”的计划,每天下班就钻进厨房,照着女厨师茉莉娅的经典菜谱做菜。于是,厨房变成了一个创作室,被遗忘多时的生活的乐趣一一复返。

在我的生活哲学里,这才是居住的理想状态,真正的“居者有其屋”。不在乎房子有多大,也不论是买是租,重要的是,居者和居住地之间的感情、纽带,或者他们所说的“化学反应”;重要的是,居住的状态。

一个在巴黎定居的朋友,告诉我她的一些经历,更验证了这些想法。朋友在大巴黎区买了一套小小的公寓房,足够住,有一个小小的阳台,可以晒太阳唱唱咖啡,她便心满意足了。有意思的是,左邻右舍的屋子都是自己动手刷墙。在当地,居者饰其屋,是天经地义的事,大概也可算是一种生活的享受。

八十九年前,上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柯布西耶,在《明日之城》里便曾写道:“城市是人类的工具。但时至今日,这种工具已鲜能尽其功用。城市是一种创作。缘何其至今尚未成为诗意之源泉?”

从上个世纪到这个世纪,居住在城市里,是多少人的梦想和骄傲。什么时候起,居者对居住面积和地段的在意,超过了居住状态本身?到什么时候,居者才能不再囿于买几套房、贷多少款、缴几成税的约束,回归对“诗意地居住”的追求?

地铁禁饮食不应“一刀切”

新民网论

上海地铁车厢内的饮食行为或被禁止,日前亮相并征询公众意见的新版《上海轨道交通管理条例》,已经将“在车站、车厢内饮食”列入禁止行为。

国内外不少城市明文规定在地铁里禁食。上海地铁每日的客流量已达700万人次,客观来说现在的地铁里确实不适合吃东西,一些食物带有刺激性气味,还有一些带有汤汁、茶水,有可能打翻溅到乘客身上,或者影响到公共空间的卫生。

地铁禁饮食的规定,是基于大多数乘客的利益来设定的,然从可操作、可执行性上而言还是很有难度。比如有乘客因为低血糖而必须立刻吃东西,比如有婴儿饿了需要喂奶,这些难道也要被禁止吗?

地铁禁饮食似乎不宜一刀切,还是应该给特殊乘客留下一些饮食的权利,这才符合人性化的服务要求。但这么一来肯定就会出现“搭便车”的现象,因此绝非有了一款禁食的规定就能让地铁无餐饮现象,关键还是要培养乘客的文明意识,才能让我们城市的地铁变得更美好。(金真 全文刊新民网,网址 www.xinmin.cn)

新民新语

逝者如斯夫

左妍

我微博关注的对象除了朋友同事外,很大一部分是搞笑、生活类的热门微博,但在娱乐至上的微博世界里,有一个账号显得特立独行,它叫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,它只关注逝者。我敢说,这是我所有关注的账号里,最沉重、也是最严肃的一个了——是的,无论在哪里,死亡都应该是有尊严的。

“逝者如斯夫 dead”的博主自称姓林,是个85后IT男,头像则是电影《入殓师》的一张画面,男主角安然地拉着提琴。他关注了1013个账号,发布了431条微博,粉丝数量则接近10万。也就是说,博主已在微博上确认了1000多名逝者,包括抗癌漫画家熊顿、作家赵长天,更多则是曾经活跃在微博上的普通人。

这些逝者与博主非亲非故,但他却会把逝者的微博从头到尾阅读一遍,为他(她)撰写一篇最有人情味的“墓志铭”,而看到的网友,会在下面点燃一根哀悼的蜡烛,送这位素昧平生的人。

这个微博让我想起一本书《殡葬人手记》,主人公林奇埋葬和焚烧死者,接触到各种原因死亡的人。和书中描写的类似,当我点进这些逝者的微博时,也看到了很多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:一个因食物中毒去世的女孩,“一个月前刚过了18岁生日,还捡了一只受伤的小鸟回家”;“一个31岁患骨癌的母亲,怕截肢吓着孩子,只好说‘脚放在医院里治疗’”;一个新婚10天就殉职的消防战士……

死亡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降临,漫长无望的疾病、无法料想的意外,还有“去意已决”的自我了断。每个逝者的微博,就是一个世界。最后的只言片语,则是生命戛然而止的人永远未完成的故事。死亡难免让人恐惧,但斯人已去的残酷和永远不再更新的微博,则让更多网友重新认识生命和自我的价值。

我们缅怀逝者,并思考着死亡和生命的意义。

不曾对“死”做过深刻思考的人,对“生”可能也不会有透彻的感悟。每个人都无法预测生命的终点,但对死亡和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安排生活。设想一个生命终结的时间,然后想想在剩下的日子里最想做的是做什么,最在乎的又是什么。

在思考过后,我们或许会更加珍惜生命,关爱他人,因为我们正幸运地活着,而逝者已一无所求……



宝贝不远行

谢春彦

宝贝何其贵,宝贝何其多。
老娘忒多情,不舍儿远行。
儿行既不远,谁识宝贝名?
若是真宝贝,慷慨出国门。

文物局限制已故书画家作品出境,漫写所感。
癸巳 春彦



自由谭

有媒体披露,著名作家贾平凹一天的时间分配:上午多在写书,下午则是会客和卖字画的时间。有人坐在他工作室一个下午,发现他前后接待了三批买书法的人,贾平凹谈笑间挥毫自如,半天所得相当于一个普通作家一年的收入。

从市场行情来看,贾平凹的书法从2005年的一万元两张,一路高歌,现在已达到五万一张,其书法价格引领西安书法界的价位体系。一位中城资深媒体人这样评论,能写出贾平凹文章水平的人不多,能写出贾平凹书法水平的人不知有多少,本来这是两个人,是贾平凹把他变成了一个人,所以这个贾平凹的书和字都很稀奇了。

字以何贵?

方翔

字以人贵,不仅表现在贾平凹的身上,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嘉德的拍卖会上,杨虎城的一张书法估价仅为8000至12000元,但最终的成交价达到了264.5万元,成为了民国名人尺牍专场拍卖的最高价。现在的书法市场确实“热”了,但热得乱象丛生,有点让人们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判断。

书法要有“学问文章之气”和“书卷气”,然而现在的书法市场却充满一股“权钱之气”,不仅表现在市场追捧名人书法上,而且不少的书法家也在追求成为名人。像今年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换届,一共选出

了11名名誉主席、1名主席、16名常务副主席、18名副主席、10名副秘书长以及6名顾问,62人的主席团阵容史无前例地臃肿。

一位市场人士这样评论现在的书法市场:有些人不怕写得龙飞凤舞、张牙舞爪,就怕名气不够响,引不得鸡犬升天。现在,许多人对于文化、艺术的尊重,远不如“无形资产”和“附加值”对他们的吸引,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积淀,没有明晰的艺术评判标准和公正的作品鉴赏作引导,涉艺未深者难免要探究作者头衔、背景、社会地位等外在的东西来衡量书法作品的价值。

早年的书家,大多是文人士大夫们,他们多数有较高的官位,或是经济上比较富裕,不需要靠卖字来维持和补贴生活;他们大多都有很好的社会地位,有很多比卖字更好的获取经济收入的方法,所以他们一般是不卖字的。一位书法界人士曾经回忆道,著名学者陆澹安在临终前曾经说过,自己一生最引以自豪的一件事,就是没有卖过自己的一幅书法作品。

昔刘熙载有云:“书,如也。如其学,如其才,如其志,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又云:“笔性墨情,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。”书法之所以是艺术而不是技术,就在于它自身有一种表达和承载的功能,它是一种“有意味的形式”。写书法的人首先要胸中有“墨”,有学养积累,有思想见地,有精神内蕴,这才应该是影响书法价值的真正因素。